

系列 征开
尘国

华夏古典小说

分类
阅读

大系

吳三桂演義

「清」不题撰人撰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

开国
征尘
系列

华夏古典小说

分类
阅读

大系

吳三桂演義

「清」不题撰人 撰

 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三桂演义/(清) 不题撰人撰. --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7. 10
(华夏古典小说分类阅读大系)

ISBN 978-7-5080-9280-5

I. ①吴… II. ①不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4973 号

吴三桂演义

作 者 [清] 不题撰人 撰

责任编辑 韩 平

责任印制 顾瑞清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280 千字

定 价 30.00 元

华夏出版社 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

网址:www.hxph.com.cn 电话:(010)64663331(转)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出版者的话

我国的古典小说,题材的丰富性、多样性尤为突出。经过与古典小说专家学者的座谈沟通,我们把中国古典小说(白话小说)依照题材内容的不同,大致划分出如下几个板块——

有讲述古代名臣断案的作品,拟称“名公断案系列”;

有反映历朝历代开国进程的作品,拟称“开国征尘系列”;

有以家族宗亲为核心的英雄传奇作品,拟称“家将英雄系列”;

有笔墨集中反映市井生活的作品,拟称“市井风情系列”;

有传统武侠类作品,拟称“侠义雄杰系列”;

有名著大作的续书,拟称“名著续作系列”;

有表现人间欢愁冷暖的作品,拟称“世情万象系列”;

有揭露批判社会异变的作品,拟称“狭邪烟粉系列”;

有记述神人奇事的作品,拟称“奇人异事系列”等等;

当然,更有“四大名著”、“三言二拍”等影响深远、成就辉煌的经典,拟称“金声玉振系列”。

将已然满目的所谓“系列化”出版进一步推向细化、规整化,是“华夏古典小说分类阅读大系”最根本的特色。强调“类型化”,既是对不同读者口味的关照,也是对我国古代小说一次有机的整合;“分类大系”的各个系列,分,则旗号鲜明,聚,则大大皇皇。

“分类大系”充分考虑到广大读者阅读的便捷,选择了目前国内最权威、最流行的版本作底本,通过对疑难词的释义与注音,达成对阅读障碍的“清剿”,版式方面,采用了以降低读者视觉疲劳为目的的“稀疏化”设计。同时,这套精装书以比平装书还低的价位,更表现了它“接地气”的通俗化、平民化的特质。

希望“分类阅读大系”受到广大读者、收藏者的欢迎。

《吴三桂演义》又名《明清两周志演义》,约成书于清末。主要描写清

朝宁远总镇吴三桂由于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所掳,借清兵入关,打败李自成,逼死永历帝,被封为平西王;后又反叛清朝,妄自称帝,朝廷派兵征剿,终至败亡的这段史实。其中穿插了吴三桂与爱妾陈圆圆的离合。作者对吴三桂不拘于“成王败寇”之说,比较真实、生动地刻画了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。小说中的陈圆圆也是一个有个性、有气节,智慧、果断的乱世佳人形象。作品语言生动,人物形象亦见个性,行文简洁明快,颇得历史小说笔法,为此类小说中较为出色之作。

本书属于晚清白话文历史小说,共四卷四十回。现存清宣统三年(1911)循环日报社刊本,藏于英国图书馆。香港黄世仲研究基金会出版有此本点校本,收入《黄世仲研究资料丛书》。另有清宣统辛亥(1911)孟冬月上海书局石印本,正文半叶二十行,行四十字。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。后有民国二十四年(1935)上海华明书局石印本,扉页标明为“历史小说”,有自序和凡例,俱不署名与年代。有研究者考证为黄小配(黄世仲)著,藏于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。

本书此次出版,我们对原著中一些生僻、缺漏、笔误之处进行了校勘、订正和释义,以扫除阅读障碍,对原书原来缺字的地方用□表示了出来,方便广大读者阅读欣赏。因时间仓促,难免有疏失、遗漏,望专家和读者予以指正。

2017年9月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董其昌识拔吴三桂 袁崇焕计斩毛文龙 / 1
- 第 二 回 还五将建州修玉帛 赍三桂藩府闹笙歌 / 6
- 第 三 回 结勇将田畹献歌姬 出重镇吴襄留庶媳 / 15
- 第 四 回 发帙案袁崇焕遭刑 谋大事李自成起义 / 23
- 第 五 回 愤县令李岩从乱党 破神京闯逆掳圆姬 / 33
- 第 六 回 杀妻儿崇祯皇自缢 争美姬吴三桂哭师 / 40
- 第 七 回 争圆圆吴三桂借兵 杀吴襄李自成抗敌 / 47
- 第 八 回 弃圆姬闯王奔西陲 赐浩命三桂却南朝 / 54
- 第 九 回 左懋第被困北京城 李自成走死罗公岭 / 60
- 第 十 回 扫流寇吴帅就藩封 忤前情圆姬修道果 / 66
- 第 十一 回 孙可望归降永历皇 吴平西大破刘文秀 / 72
- 第 十二 回 平西王兵进云南城 永历皇夜走永昌府 / 77
- 第 十三 回 孙可望逼封三秦王 吴平西手弑永历帝 / 83
- 第 十四 回 篦子坡永历皇被缢 北京城吴三桂奔丧 / 87
- 第 十五 回 筑菜园陈圆姬托修斋 依海市杨娥谋讨贼 / 94
- 第 十六 回 捕刺客勇士护吴王 忌兵权朝意移藩镇 / 100
- 第 十七 回 陈圆姬遗书谏藩邸 吴三桂易服祭明陵 / 104
- 第 十八 回 北京城使臣告变 衡州府三桂称尊 / 112
- 第 十九 回 建帝号吴三桂封官 受军符蔡毓荣调将 / 116

- 第二十回 迎马首孙延龄殒命 卜龟图吴三桂灰心 / 123
- 第二十一回 据陕西王屏藩起事 逼洞庭夏国相鏖兵 / 128
- 第二十二回 张勇大战王屏藩 郑经通使吴三桂 / 133
- 第二十三回 王辅臣举兵戕经略 南怀仁制炮破吴军 / 140
- 第二十四回 高大节智破安亲王 夏国相败走醴陵县 / 146
- 第二十五回 韩大任败死扬子江 高提台大战大觉寺 / 153
- 第二十六回 高大节愤死九江城 吴三桂亲征松磁市 / 158
- 第二十七回 走固原王辅臣投降 夺荆州蔡毓荣献捷 / 162
- 第二十八回 弃岳州马宝走长沙 据平凉屏藩破图海 / 168
- 第二十九回 弃江西国相退兵 走广东尚王殒命 / 173
- 第三十回 郭壮图饰时修古塔 夏国相倡议弃长沙 / 179
- 第三十一回 出郧阳三桂殡天 陷敌营莲儿绝粒 / 184
- 第三十二回 吴世蕃继位衡阳 夏国相退兵黔省 / 192
- 第三十三回 拔固原图海鏖兵 走汉中屏藩殉国 / 197
- 第三十四回 胡国柱败走贵阳城 傅宏烈起兵桂林府 / 204
- 第三十五回 康亲王会兵平闽浙 赵良栋奉命取成都 / 212
- 第三十六回 赵良栋大战阳平关 杨嘉来败走夔州府 / 218
- 第三十七回 困罗森五将取成都 逼永兴孤城抗大敌 / 224
- 第三十八回 败谭洪赵良栋进云南 间马宝蔡毓荣摆象阵 / 232
- 第三十九回 战平远蔡毓荣奏功 守曲靖郭壮图败绩 / 237
- 第四十回 破长围七将定云南 赏战功朝廷颁谕旨 / 242

第一回

董其昌识拔吴三桂 袁崇焕计斩毛文龙

中国学者视得君权太重，故把民权视得太轻。任是说什么吊民伐罪，定国安民，什么顺天应人，逆取顺守，只是稀罕这个大位；道是身居九五，玉食万方，也不计涂炭生灵，以博一人之侥幸；故争城争地，杀人盈城，流血成海，也没一些儿计到国民幸福。究竟为着什么来？你看一部二十一史，不过是替历朝君主争长争雄，弄成一部脓血的历史。因为看得君位太过尊荣，就引出那些枭雄。道什么成王败寇，日日兴兵，既得称王，又欲称帝。历观往史，那里还说得许多？甚的说其国愈大，其君愈尊，就引动外人垂涎着我们中国的帝位。如五胡割晋，沙陀寇唐，金元夺宋，竟酿成种种的惨事来了。

俗语说得好，家中无鬼万年安。一家如此，何况一国！若不是那些汉奸贪荣忘国，任是外人有百万雄兵，千员勇将，那里便能割裂我们的国家？可知是做百姓的只图苟安，做官吏的只贪富贵，统通没有爱国的感情，自然酿成亡国的惨祸了。这样看来，又觉中国学者那些说话亦有些合理的。说忠臣要忠于人君，却与忠臣要忠于国家本有些不同，但人人能懂得忠于人君，亦断不至背本忘恩，贪恋尊荣，致引外人作贻祸宗邦的事了。

说书人说到这里，也省起一个人来。那人不是别人，就是姓吴唤做三桂，表字长白，本贯山东高邮人氏。自先祖贩马为业，往来辽东海盖之间，遂寄籍为辽东人。他父亲名唤吴襄，表字赞墀，生有勇力，受知于镇东将军李成梁，以吴襄善能相马，委以购办战马一差，以功保升千总。及经略大臣杨镐以雄兵二十万伐满洲，大兵溃于抚顺，人马俱尽。时吴襄从征，于兵败后劫回满洲战马三百匹。故抚顺之战，诸将皆有罪，惟吴襄独以功荐升副将。时明末诸臣大夫日惟偷安旦夕，以为天下无事。凡武将指陈边事，都道武官只好勇斗狠，危言耸听，以博功名，故朝议多不留意边事。吴襄又曾寄籍辽东，故所有文臣都睥睨他，象不是中国人一样。吴襄自以官位尚卑，也不与计较，惟倍加谨慎而已。

那时吴三桂已二十有余，吴襄自以日受同僚揶揄，不过文臣视轻武员之故，遂谓吴三桂道：“为父幼不读书，只以勇力，且蒙将军李成梁受知于相马。自李将军歿后，好象冰山已倒一般。若非朝廷明见，此官已不能自保。吾儿不宜承习父业，宜弃武就文，或得奋志云霄，不致受揶揄于儒夫之口。”吴三桂听了，笑道：“父言差矣！方今国家多事，文臣不识时务，只欺饰朝廷，如燕巢危幕，自图苟安，设有变乱，若辈岂能以吟诗作赋保护国家耶？吾父任他揶揄，休要与他计较。他日时来运至，吾父子必有出头之日也。”吴襄见儿子如此说法，觉实有道理，且亦志气不凡，心中甚为欢悦。吴三桂自此益练习弓马，讲求战术。

及崇祯帝即位，知道国家危难已伏在萧墙，遂决意奖励武功，乃拔吴襄为提督京营，复命大宗伯董其昌典录武科。黄诏既下，各路武夫都纷纷赴试。吴三桂时已弓马娴熟，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。那时听得董其昌考拔武科，便慨然叹道：“此吾脱颖时矣。今天下有变，乘此时以取功名，一来可以宣力国家，二来亦可以继承父业。”便告知父亲吴襄，往应武举。

时董其昌在朝，知道国事已非，选拔武员实关紧要。那日往见吴襄，问道：“足下为武员，究知谁是可以当得将才的，不妨赐告。此为国家公事，请避嫌疑。”吴襄道：“大宗伯既有此言，弟不敢不说。以弟所知，若武勇足道的，首唯吾儿三桂，次即白遇道耳。”董其昌道：“足下佳儿如此，可为足下贺。某此次将拔取令郎，此为国家择人才，非为君家取富贵也。”说罢便去。到了录阍之日，数千赴考的都盼望放榜，及至放榜之后，居首的不是别人，就是吴三桂。

自从武闹榜发，吴三桂竟领了首选。凡赴试的，没一个不知道吴襄与董其昌有些交情，只道董其昌有意拔举三桂，不计他武艺如何就取中首名，更有道吴三桂武艺不是高强不应获选的。至于那些不第的人，更做出一种谣言，说是吴襄向董其昌讨人情，使中自己儿子。你一言我一语，早被吴襄听了，便唤吴三桂诫道：“吾儿今日幸捷高魁，为父本曾向董宗伯道及，故得董宗伯留意提拔。但为父曾承董宗伯问及，知得谁人可充将才，为父故援内举不避亲之义，力荐吾儿。今既获选，虽为父亦曾说情，但吾儿武艺本不在他人之下。今竟受此蜚谣冷语，吾儿须此发奋。但能上报国家，下光门户，不患不能雪耻也。”吴三桂笑道：“吾父亦太过忧虑。方今国家多故，凡有本领的自能发现。象古人说如锥处囊中，其颖立露，

儿不忧无出头之日。若稍有凭藉，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道也。”吴襄听了，以为儿子有如此志气，十分欢喜。便使吴三桂拜董其昌，认为师生之谊。又因吴襄为提督经营，应有个袭荫，董其昌更为奏保，便以吴三桂为都督指挥使。

时东边日急，自经略大臣杨镐以二十万大兵伐建州卫败于抚顺之后，更时时告警。廷议以东边既急，以孙承宗继杨镐为经略复无振作，乃罢孙承宗，以高第代为蓟辽经略。复以将军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，筹防边备。朝命既下，董其昌本与毛文龙为姻亲，那日听得毛文龙领兵出关，便邀文龙至府，说道：“国家多故，边事日危，朝中各员只知趋附宦官，冀得加官进秩，互相狼狈，欺罔朝廷，吾恐日事晏安^①，敌已渡河矣。今将军受任视师平辽，任大责重，宜能宣力国家，再安磐石。不知将军帐下可有得力健儿没有？”毛文龙道：“正为此故，得人甚难。弟到边时，惟有经营地方，注重险要，以却敌兵。因大败之后不易言战，若有疑我老师糜饷的，望吾兄一为关注。要吾兄若知有人才可以相助者，更望相荐以收得人之效。”董其昌道：“弟位为宗伯，政权不属。执政中人又不能与谋，即欲为将军关照，亦恐不逮，但求将军随时谨慎耳。若说荐人两字，本非易事，只见有吴三桂其人者，气象不凡，武勇出众，宜奏调一同出关，以资臂助。想吴三桂必不负弟所荐也。”毛文龙道：“弟亦闻其名久矣。此人为提督京营吴襄之子，现充都督府指挥使，不称其本心，某当重用之。”说罢辞去，毛文龙一面告知吴襄，请三桂出关相助。

吴襄正欲儿子为国效力，无有不欢喜，立即回复毛文龙，即令儿子三桂谒毛帅。时三桂正被蜚谣冷语，以自己得人情获选，又以承父荫得官，正待自展其能一雪其耻，闻得毛文龙邀自己出关，便欣然而往，即领父书往谒毛文龙。那毛文龙听得三桂已至，立即延入。吴三桂见时，不觉汗流如雨。毛文龙问道：“本帅以至诚相待，何以如此之惶恐！”吴三桂道：“某自离籍，往来京津，阅人不少，皆碌碌余子，全不在卑职眼内。今见都督一种威严气象，眼光四射，令人神慑，故不觉惶恐。”毛文龙笑道：“如此亦足见足下志气，除本帅以外，眼底更无他人，此去定能立功。足下飞腾有日，可为预贺。”说罢让吴三桂坐下。复自忖道：“此人目无天下士，独能畏慑

① 晏安——平静，安逸。

于吾，此人必能为吾所用，不忧其不用命也。”

正想象间，吴三桂进道：“某闻都督受命出关，不以卑职鄙陋，看吾父薄面使在帐下执鞭，卑职自然感激。只怕驽马庸才，不足受都督驱策。”毛文龙道：“不必过谦。某闻大名久矣，只不能记忆。昨蒙董宗伯提起，以足下相荐，故力请足下相助。此后当如叔侄一般，一切军务与足下共之，断不相负。惟现在国家用人之际，不知足下更见有如何人物可为国家出力的，不妨力荐。”吴三桂此时方知自己系董其昌所荐，便答道：“弟亦知有两人，曾与弟同学。一是曹变蛟，有胆略，善骑射，可惜遭时不遇，现方流落辽东，都督切宜用之。其次则与某同榜者白遇道。某所知的只此二人，余外也不敢妄荐。”毛文龙大喜。一面令吴三桂招致曹变蛟，一面邀请白遇道到来，即调齐出关人马，奏辞明主，择日出关。

不数日间，曹变蛟、白遇道俱至。时毛文龙帐下已先有总兵官数人，一名孔有德，一名耿仲明，一名尚之信，皆膂力过人。新近又得有吴三桂、曹变蛟、白遇道，计共六人。故毛军中兵精将勇。毛文龙又选吴三桂、尚之信、孔有德、耿仲明为四大骁将。即领本部人马先抵辽四，将地形审察一会，便与各部将商议道：“辽西为建州左右卫往来要道，吾于此筑城险固，更以重兵驻守，彼虽有十万精骑，不能飞渡也。古人说得好，能守而后能战。昔日杨镐以二十万大兵轻举妄动，致败于抚顺，吾甚惜之。今某观辽西险要全在皮岛，前可以阻水师之进，后可以阻陆军之来，某当经理完固，自可以扼却敌人。国家若能任本帅五年驻守此地，养精蓄锐，破敌必矣。”各部将听得，皆鼓掌道：“元帅神算不可及也。”毛文龙便令孔、耿、尚、吴、白五总兵分领本部，大兴土石，经营皮岛。毛文龙复鼓励将士不惜劳苦，历半年有余，方能告竣。果然把一座皮岛经营得十分完固。但见得：

面衔大海，背枕高山，虎瞰龙盘，皆成形势。羊肠鸟道，尽属崎岖。处处则粮道皆通，面面皆水源不断。转输既便，固无受困之虞；战守皆宜，复无可窥之隙。兵房炮垒，皆分布夹东西，砦角阵图，更折冲夫南北。似若地势，实属天雄。真是一夫守关，可信万人莫敌。

毛文龙把一座皮岛经营完妥，东连旅顺，西接榆关，相连数十里，皆十分雄壮，即把经理情形奏报朝中，朝廷君臣大为欢喜。只有大宗伯董其昌出班奏道：“毛文龙如此经营，可以免得边患。惟臣与毛文龙分属姻亲，

知之最悉，自不敢不言。臣知毛文龙武勇有余，可称一员悍将，用之备边诚可无事。惟他性情强悍，恐不受羁勒，至为可惜。总之，今日毛文龙为国家安危所系，不能不用，亦不能专用。陛下宜下手谕，一面奖他，一面又诫他，俾^①得勉为名将，实社稷之幸也。”明帝深以为然，便以董宗伯所奏，力为嘉奖诰诫，又以重恩笼络。果然毛文龙在皮岛数年，敌人不敢犯境。即稍有扰乱，都被毛帅平定。故建州卫人民，终不免被毛军有所杀戮。

那时敌国见毛帅如此，不敢犯边，惟日称愿与明朝修好。只是当时朝臣溺于晏安，既得边关平静，也忘了远虑，自然贿赂公行，互为声气。敌人既称修好，不免时时通款^②朝臣。以年年被毛军镇压，又加以建州人民曾有被毛军杀害，故屡屡说毛军凶悍，边关人民每被荼毒。因此朝臣中有与外人通款的，都道毛文龙好挑边衅。

时正值崇祯帝即位未久，朝臣多有谗奏毛文龙久拥边兵，威福自恣，好挑兵衅，实为可虑。崇祯帝道：“昔杨镐以大兵二十万先败于敌人，自是边无宁岁。及得毛文龙，前后数年皆无烽火之忧，可谓国家柱石，朕何忍黜之？”奈崇祯帝虽如此说，惟朝臣皆以毛文龙擅权为可忧，日日在崇祯帝面前续奏。帝无奈，便发谕给蓟辽总督经略王之臣，核查毛文龙举动。不料王之臣以不修属员之礼，谓他恃功，目无自己，故恨文龙刺骨，便复疏力劾文龙不法。

时幕府水佳允向王之臣谏道：“毛帅虽有罪，然为今日计，若无毛帅国家必亡矣。为时用人，明公宜保全之。”王之臣不从。及覆疏到京，朝臣更多訾议^③。崇祯帝亦明知毛文龙有些不妥，但以他为国家存亡所关，终不忍黜废。又疑王之臣与毛文龙有隙，欲筹一两全之法，择一能员督师蓟辽，俾监察毛帅，惟难得其人。猛然想起一人，曾任蓟辽总督，以失意于魏忠贤，责其不救锦州，遂致落职。此人姓袁名崇焕，乃广东东莞人氏。当任兵部尚书时，颇负能名，且以读书起家，料知大体，当可与毛帅共事。当即下了一道谕旨，授袁崇焕为督师，与毛文龙妥协办理。

当时袁崇焕既受了朝旨，有鉴于前时被黜，遂面奏道：“臣以读书起

① 俾——使。

② 通款——向敌方表示愿意降服。

③ 訾议——评论人的短处。

家，每为武臣所轻视。且赋性愚拙，常失欢于贵人，恐即往经略辽蓟，亦无益于大局，愿陛下另简贤能，以重职守。”崇祯听奏罢，知袁崇焕有欲压服毛文龙及抗拒魏忠贤之意，便道：“边事一以委卿，断非谗言所能间也。若惧武员不用命，朕以上方宝剑赐卿。倘有不用命者，卿可诛之。卿本读书人，凡事当不至造次。”时崇祯之意只欲袁崇焕慑服毛帅，俾作长城，本无杀之之意。袁崇焕却不懂得，即衔命出关。

那时文武大臣交相祖饯^①，力诋毛帅，请置重典的实居大半。只有董其昌进道：“弟今不避嫌疑，为督师致语。倘度德量力，自能服制敌人，请好自为之。弟固知文龙有罪，为国用人，倘不得已，当留虎将以备缓急。且督师虽负才能，惟权贵在内，恐督师之位亦不能久也。若两才俱尽，国家亡矣。”说罢大哭，匆匆便去。袁崇焕听罢悚然，惟各祖饯大臣皆诋董其昌以私意为毛帅说情，因此，袁崇焕要杀文龙之心早已预决。

及到了蓟辽，力向诸属员访察文龙罪恶。原来毛文龙勇健非常，惟情过骄奢，性又刻悍，故属员衔之入骨，遂力诋诸袁督师之前。只有徐允英进道：“文龙有可杀之罪，今日非杀文龙之时。”说了这两句，便出语左右道：“毛帅必死矣。因某进言时，袁督师颜色颇不以为然，以为虽无文龙彼亦可以敌也。”左右道：“何不力争之？”徐允英道：“势亦甚难。袁督师本读书子，苟有专权抗命者，岂能相容？因是知毛帅必死矣。”时袁崇焕听了各人言语，觉谓文龙宜杀的十居其九，便决意除去文龙。即传令以阅兵为名泛舟双岛，欲与文龙会见时出其不意杀之，以为朝廷除去强悍。正是：

因疑抗命难为帅，却借观兵要杀人。

要知毛文龙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还五将建州修玉帛 赘三桂藩府闹笙歌

话说督师袁崇焕既定了主意，要斩毛文龙，即点齐本部亲兵，并选勇

① 祖饯——钱行；设宴送行。祖：出行时祭祀路神。

健将校数员护卫，内服戎装，外衣文官袍服，身佩上方宝剑，借阅兵之名直往双岛而来。时因狂风大起，又因辽海空阔，波浪乘着飓风震撼海岸，泛舟不易。袁崇焕便令暂驻松子澳，密与左右计议要诛文龙之事。崇焕道：“某此行实为国家耳。不知我的，谓我擅杀国家一大将，知我的，当谓我能除国家一罪臣。议者每谓，文龙若死，敌患必深，顾本督师以为，宽柔养乱，此风断不可长。文龙死后，本督师当舍命以报国家，惟望诸君悉力相助耳。”左右听罢，皆默然，徐道：“某等皆愿听督师指挥，但督师若杀文龙，当以计致之，文龙拥十万之众驻于皮岛，若闻得督师必要杀他，必不肯敛手待毙，恐督师其时反受其制，不可不防。”袁崇焕道：“诸君之言甚是。某计划定矣，不劳诸君多虑。”说罢先派人诣文龙处，告会操之期及到时面商军政。毛文龙也不虑有他志，立复崇焕，欣然预期相会。

到了次日，风浪渐平，袁督师便扬帆直往皮岛。所经各岛屿，都登岸察看形势，觉毛文龙布置亦颇完密，心中踌躇道：“毛某经营边备亦有条理，若使此人鞠躬尽瘁，敦守臣节，实不可少之人才。只可惜他性情强悍，蔑视纲纪，蹂躏辽人，罪至不赦。今日杀之，亦殊可惜。”时毛文龙未知袁督师之心，每处必有人窥探。袁督师亦知毛文龙羽翼多众，防有泄漏密谋，故每经一岛，从不发言，因此毛文龙不得袁督师用意也，不敢怠慢。一面侦察袁督师行程，预备恭迓^①。时袁崇焕正由大王山岸开行，早有登州海防左营游击尹继珂乘船来见，说称奉毛帅之令，以海风暴起，特调八十四只帆船来接。袁崇焕此时，自觉毛帅有此敬礼，恐杀之不安。转念此乃国家公事，只治其跋扈之罪，不能以其敬礼自己，为之宽恕。与尹继珂见后，仍又开行。

约历十余海里，已近旅顺，已有旅顺游击毛永义来迎。袁崇焕遂登岸，与毛永义同谒龙王庙。袁督师故谓毛永义道：“国初中山，开平两王，先战于翻阳湖，再战于北平，乃能驱逐胡元，皆于水战、步战兼筹胜算。今毛帅水营，只以红船泊守，恐难得力。本部堂若复河东，断不能似此草汛了事。”毛永义道：“毛帅以建州敌人只长于骑射，故注重陆路，且国家餉项既单，于水防亦不易完备。然数年来未闻海盗告警，督师大人可以放心。”袁崇焕道：“君是姓毛，应作此等说话。”毛永义听得，心中不免惊疑。

① 恭迓——迎接。

正欲再言，袁督师即令开船，早到了皮岛登岸。忽快船飞报毛帅已到，袁督师即令来日相见。左右密道：“毛帅此来，未尝失礼，督师不宜却之。”袁崇焕不答。到了次日，方约文龙相会。即同到文龙营中，彼此交拜，然后分宾主而坐。袁督师道：“辽东海外，只本院与贵镇二人，务必同心共济，方能成功。本院历险来到了这里，原要与贵镇会商军国大事。本院有个良方，不知贵镇肯服此药否？”毛文龙道：“敝镇在海外数年，幸免敌患，也有许多功劳。只以小人多谗，动多梗阻，致马匹钱粮每致缺乏，故终不能大偿心愿。然小战百数十，未尝少挫。今敌人不敢正视天朝，差堪告慰。若贵督师更有良谋，定当拱听。”袁崇焕即故露娱悦之色，文龙并没有一些猜疑，旋即辞回。袁督师复执文龙手说道：“只因船上不便，敢借贵镇帐房待酒。”文龙欣然领诺。

去后次日，袁督师带了扈从亲丁诣毛帅帐中。毛帅接见后，即带袁督师周览皮岛，亦觉设备完固，所到之处皆有将校出随，军令亦十分严肃。惟每见一将校，袁督师都问他的姓名，但大半答称是姓毛。原来毛文龙惧将校不得其力，故凡稍属勇敢的人皆是子侄，都令他姓毛，以为如此可以得力。此时袁督师听得，心中以他遍招党羽，大为不悦。随回帐中，只见毛帅亲丁皆佩剑环卫，袁督师道：“我们两人同为国家大事，有军政密商，不是鸿门会，安用佩剑相随？你们不必俟候。”遂把毛帅亲丁一概斥退，便与毛帅谈到二更方散。

袁督师密召副将汪翥到自己行营帐中，议至五更，皆商拿杀文龙之事。汪翥道：“观毛文龙举动，只怨望为小人所谗，似无什么跋扈。且观其军容将令，亦井井有条，袁督师可否为国留人，赦其前愆，贷他一死。”袁督师道：“吾料彼固畏吾，以吾曾领上方剑来也。我若不能制他，后益难制。吾志已决矣。”汪翥默默而出，密谓守备李钧元道：“督师杀毛帅之心，如先入为主，只记文龙前日愆尤，不计东边现时景象，吾甚惜之。”继而又道：“袁督亦不免矣。”李钧元急问其故，汪翥道：“文龙若死，敌患必深，朝廷必修其杀文龙之罪也。”说罢，相与太息。到了次早，袁督师即传号令，以辽海为界，东路行毛帅印信，西路行自印信。袁督师料毛帅必然抗阻，惟毛帅绝无抗辩。袁督师没法，即约毛帅较猎，毛帅又欣然愿从。袁督师道：“贵镇受海外重寄，合受本院一拜。”袁督师拜罢，毛帅亦答拜，然后起行。袁督师即令参将谢允光密传号令，将营兵四面围定，把毛帅随

护的将校亲丁共百余名统通包在围内。各设一张案子，袁督师与毛帅对坐。

袁督师开言道：“贵镇手下将校亲丁，也有许多姓毛。不想贵族出得许多这般好汉。”又向各将校说道：“我宁远那里，官有许多俸，兵有许多粮，还不足饱暖。今念你们海外劳苦，每人只得米一斛，即家有几口，仍靠此米做生活，实在可怜。你们受我一拜，此后不患无饷。”毛文龙道：“督师此言，是使将士集怨本帅矣。数年来饷项虽单，本帅未尝克扣一点军饷，不知督师何出此言？”袁崇焕道：“本院节制四镇，以登莱天津本是个要地，请设东江饷部，钱粮由宁远运至。昨与贵镇相商，并议设道缺查核钱粮，俱不蒙允许。贵镇果属何心？”文龙道：“东江钱粮向由本帅自管，尚多阻压。今若由宁远转运而来，必更多梗塞。在贵督师忠于国家，或能源源接济，但数年来已几换蓟辽总督，恐继督师之后者不知督师好心，压抑本帅军粮，反而有碍大局。此本帅不得不拒，督师岂因此便疑本帅耶？”袁崇焕道：“贵镇那里是作此想，不过目无法令罢了。但目无本院犹自可，方今天子神武，稔知贵镇一片横悍，也容不得你。你若不信时，且把个利害给你看。”说着把上方宝剑提出来，两军皆为变色。毛军的将士见袁督师已带上方宝剑，只道是朝廷命他来杀毛文龙。且文龙在事前又不知有此意外，故不曾防备，因此部下将士俱不敢置喙^①。时毛帅已心惊，仍说道：“本帅多负功劳，乃得荐升重镇。向不曾受过天子半点罪责之言，虽小人进谗，饷源见阻，军心咸怨，本帅仍是勤劳边备，抚慰军心。本帅是个武夫，或有不谙礼节得罪上官，惟自问于筹边责任可告无罪。若说本帅是悍臣，目无诏命，怕当粮道困难军心积怨之时，本帅以十万之众反军而西，已不复北面称臣了。但本帅并无此心。今难道因阻设东江饷部，便貽督师罪责不成？”袁崇焕道：“你文龙欺君罔上，屠戮辽民，残破高丽，变人姓名，你罪大矣。尚有何说？”毛文龙道：“哪件是欺君罔上，我不懂得。只是辽民通敌寇边，我诚杀之。高丽助敌兴师，我诚破之。至若更人姓名，不过羁縻将士，冀以得力。若以是责本帅，本帅知罪。”袁崇焕道：“你尚有得强辩？年来递上朝廷凡劾你的折章，到本院面前凡控你的禀稿，已多了，难道皆是诬你的不成？”文龙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文龙解任回京，

① 置喙——插嘴，参与议论。

与贵督师对质。袁崇焕听了大怒道：“你道你可欺瞒朝廷，可与本院相抗耶？”说着便指挥左右，将文龙拿下。

时毛永义进道：“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，秦留孟明而襄公惧。败兵之将尚且如此，今若杀毛帅，敌人闻之必喜。此后谁可继任？愿督师为大局一想。”袁崇焕道：“你们只道本院是个书生，不知本院是个首将。今日杀了文龙，本院若不能恢复辽东，愿偿他命。”毛文龙道：“权臣在内，边将不容易立功。文龙数年已受许多委曲，督师虽有才能，怕恢复辽东，说不得这般容易。”袁崇焕至此，益怒不可遏。左右仍有欲替文龙说情，袁崇焕愤然道：“文龙罪恶滔天，本院若误杀了他，愿试上方以偿他命。”说了便西向叩请王命，立令把文龙斩首。文龙明知辩亦无益，惟有俯身受刑。不多时便押文龙至帐外，斩首缴令。时毛军部下人心汹涌，皆替文龙不平。但袁督师早已预备，各营围绕严肃，终不敢动。

袁崇焕见人心如此，恐久后有变，尽要笼络军心，便令厚葬文龙尸首。一面亲自设祭，并语将士道：“昨杀文龙是国法，今祭文龙是交情。”说罢大哭，军士亦有为之感泣者。后人有诗，单咏杀毛文龙一事的。诗道：

纵横海外称骄悍，镇慑辽边号将才。

功罪未明头已断，只留公论付将来。

自文龙被杀，江浙人统替文龙呼冤，广东人又统赞袁崇焕执法，至今还没有定论。但文龙本有罪，只惜当时除了文龙已没有可以备边之人，亦不无可叹。

今话休烦絮，单表袁崇焕既杀了文龙，便下令只罪毛文龙一人，余俱不究。又以毛文龙之子毛承祿领兵一协，同守旅顺。袁崇焕杀其父用其子，本欲安抚众心，惟文龙手下几员健将，如吴三桂、耿仲明、尚之信、白遇道、曹变蛟五人，见主将已经被杀，自己恐难免罪，都互相计议欲奔建州，以保生命。

吴三桂先道：“毛帅立许多大功且不能免，何况我们？今督师虽说其余不问，不过为眼前安慰人心之计，恐事后见罪，又将奈何？”耿仲明道：“吴公之言是也。督师威令难测，今若不去，后悔无及矣。”因此各人皆以决计，惟仍看袁崇焕处置皮岛之后令如何，方定行止。

不想次日袁崇焕下令，以皮岛隔越难以节制，已奏请不复制帅，令旗鼓官徐敷领兵一协，及副将刘兴祚、陈继盛领兵两协，同守边岛。一面发